宋書

二八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三

臣沈約新撰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

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彦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

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眞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爲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

亦謂之日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
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
意曰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
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
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
嬴芈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
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
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實發望汨心欷

瞻羅思越藉用可壓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羨之
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
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外當由
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
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

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

恊屏居里巷不豫人閒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
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
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
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
能事死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
其正著于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
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
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

令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綱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覩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

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
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
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
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桀人皆由損夫內
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
體之玆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
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
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

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
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
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
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妄
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茍銳之志馳傾敗之塗
豈悟己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
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
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
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

室之內喧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黑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議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

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幺筭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温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

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
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露曝之苦務
前公税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
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
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
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
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
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
月將不勝甚邪故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

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舍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役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閑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訶愼其濫惠戒

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
眇末猶扁庯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
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
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
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
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厭賓友清
耳唉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
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
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嚬咲入戾期變犬馬則
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
以前王作典明愼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
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
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
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
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
不可閒毋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
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

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歡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

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術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非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熏心智耗眞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

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
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
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主言其以中
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
之者不患深故樂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
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
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
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
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巳所謂然而彼

定不能弈棊之敵悦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毁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諺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

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篚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

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
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
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
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
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
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
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
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斷結納及聞
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朔

吐高躅晷暮行背毁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禀仰甘赴塵軌衰没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毁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鱉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誘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

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寛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汙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

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王饑寒在躬空旨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閑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飧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

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
能合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苴以己
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
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
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
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慱其交道唯懷曲異
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
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
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

生蹔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騖及其間天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玄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悊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君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贍

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樂居畢
義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
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
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
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
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
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屛斥
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闒茸沈
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

之性私恃顧眄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
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山
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
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
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
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
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
免所居官訟持復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
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

外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
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
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
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
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
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
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
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
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

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賖是以俛眉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胛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悸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祗朝校尚恐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

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

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穨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㥄亦以文章見

知官至江夏王傳義恭大司徒録事參軍蚤卒
太宗即位詔曰延之昝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
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臭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
擢爲中書侍郎臭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
事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
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
皋陵犄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
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

期以申人之孝　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illegible]允而義愿夫豈或免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宋書七十四

臣沈約新撰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竝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

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相脩進至京邑

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

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

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

爾行參高祖鎮軍事貟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

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

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

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

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之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

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賀少好鷹犬善蒱慱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奉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毋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從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

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旣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在鎭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

檀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圍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即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

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
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
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
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宂從僕射胡崇之領
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
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
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
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爲虜所殺虜
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

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儼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客擧軍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並贈正員郎澄之事在祖父熹傳二營既敗其多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

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内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
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粮唯以百姓爲命及過
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
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既破崇之等
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内增修守備莫不
完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
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燾怒甚築長
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
虜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君山作

浮橋以絶淮道城内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旦賊
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内更擊不能
禁遂逃於君山立桁水陸路並斷燾與質書曰吾
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
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
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
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荅書曰省示具悉姦懷
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
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謡

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三軍
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
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
生全饗食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
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
爾若不幸則生相鏁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
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
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
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

末外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餉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謡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荅引燾大怒乃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

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驅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

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弑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

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大祖崩問質跡顗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勳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賛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録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

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即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

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
復諮稟朝廷盆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
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
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
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
宣雖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
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世祖
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
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

異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
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説誘陳朝廷得失
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
今專據閫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
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説且
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願
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宣義
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黄門侍郎奉詔敦勸
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説并言世祖短長義

亶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執樂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夙挺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寔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亮功或藉勞

挾寵秉威縱戾自知愆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
紫毀朱交閒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
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慝陛下
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扆席圖敝於流議
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
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
誠庸懦奉教前朝雖忝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
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
念況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荊邁遲星言

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
素望旣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
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
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
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末錄庸瑣奉
國微誠不遂洩忿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
劒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
三光平耀斯則仰説宗廟俯愜兆民栽表感慨
涕言無已加會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

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萬人就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帝葉永流無彊夷陂遞來邅茲凶難國禍寃深

人綱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
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横流德模
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釁衣冠
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効
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剥爲務官自賄至族以
貨傾是以康周陋覆命屠宗冤達蒼昊郭伯
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衛爵三
千率卒西討竊停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阬
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没軍糧作牧漢

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勳莫

已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趨帑藏頻傾天
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録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
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
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
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
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秉常曾無
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
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棄忠勤魯尚期

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表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隸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寔懷妄杖遂外擅威刑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陜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不及謙沖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理乖范燮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

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守功弗由己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亘蕃十稔惠政篾聞重贓深掠縱慾已甚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威猶彊將毀

其私墳戮其諸子圍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
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
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忮讒怙亂疑功未
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
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殉艱棘惟
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未慨望九江而
遐憤君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況仰禀聖略俯
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
騎陸道步馳檀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

飛輪樠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
利兵凌波電進沅鎮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
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
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並施鉞臨塗雲驅
齊引羣兵競邁秘駕徐啟八鑾摇響五牛舒旆
千乘雷動萬舳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以上
臨下易於轉貟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
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
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誨難用倒設

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援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諶之曰質

求前驰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尅然後
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君用之攻胡子反柳
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
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
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
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季之收衆而
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
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
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

宣遣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詐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

敬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
投之既至沖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
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窘急以荷
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
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首
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録尚書江夏王臣義恭左
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
窮愚悖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
叛德辠過恒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

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虜將軍雝州刺史質畱子敞爲監軍將敦自隨至是竝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黄門郎敦弟敷司徒屬敷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斅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薈之臨川内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竝爲盡力發遣郡丁幷送糧運伏誅任薈之字處茂樂安

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
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有餘杜仲儒杜
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質質
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之所破世祖發
詔以爲尚書都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
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軍巴東太守後
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軍於南陵功封
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
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亾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僞雝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霄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户桓謙苟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絶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

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頃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奕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奕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

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壽將誅之奕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奕壽以充宿衛甚知待之偽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壽自率大衆繼其後壽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壽壯其功以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壽鄰民欲據城反後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為壽所詰讓秀後恐懼壽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為虜所沒壽引置左右與秀

寛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興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眞向壽陽與

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
歸南之謀壽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
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
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壽許之長
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
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
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
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
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

朝負釁三世生長絶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黥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益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雖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偏華戎怨結幽顯自盱貽旋軍以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旋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

伏心邊表眀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
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
百口先遣歸庇逼逼冄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
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說下
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削到
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剪
㐮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
穨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
之宐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

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
可輔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
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
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
内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叅右將軍南平王鑠軍
事汝陰内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
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
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毀其墳墓剛季
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要謀經略五月遣爽秀

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荆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
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
進向大索戍戍主僞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
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
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
夾發頼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
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碻磝不
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鬬數百里
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鋭來攻爽身自奮

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譙王義宣起兵
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
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
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
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
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
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
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

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即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揚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爽

已剋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並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左軍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並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

世祖以賊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
偃引軍遲還下獄𡨋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
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係安都進軍與爽
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
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為部
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義宣初舉兵
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諶之俱下雝州
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𡨋遣秀擊脩之王玄謨
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

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共北走衆叛且盡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韋處穆揚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

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楊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

年復置其職攸之掌並序會稽孔璨掌南並序後
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
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
矟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
郎攸之甚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
軍武康令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
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宗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
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
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即

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
閤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
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
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禀受攸
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
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
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攸
之内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倚頼之時南賊前

鋒鍾沖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啓孝祖率衆
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
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
王休仁屯虎檻揔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
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乗勝之心明日若不
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
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
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

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
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
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
懦薄幹略不辦及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
勠力爾方與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
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
豈計彼此之外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
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

逃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為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
濃與丗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
諸將率濃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攸之
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亾得還者
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等中不得
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
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
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鵲尾食盡遣千
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

棄衆而奔顗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
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為少
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
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
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
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
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
攸之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
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

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

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俱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
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
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
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
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
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
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
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詡
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

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並皆陷沒後之
之還淮陰以為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
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
年徵攸之為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
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為持節監郢州諸軍郢
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
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
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
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

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湏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

之都督荆湘雝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荆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容有異志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季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

不顧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奧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蕃撲討蠻

蜑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逌愓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爲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建平爲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

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爲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説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爲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説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其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

之聚衆繕甲姦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劒二十人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剸斮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

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伯季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

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揚景穆相繼俱下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録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

沙門釋僧棨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出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冠賤屨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遨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鑴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

國極富於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
屏即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璆琛罕入箕賦深
斂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
壑其性從始至終迄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
集亡卒結釁外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
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諸軍事平
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
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
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

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

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騎
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
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
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
程隱雋輕艓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
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
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
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憘龍驤將軍
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

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
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究從僕射軍主成買等
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
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瞵鶚視顧眄則前後風生
喑嗚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
何隊能堅然後鑾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
輅舒斾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役輦成岳
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
日幸加三省其鋒隊　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

有接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阿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踰海越島

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宗傾巢爲豎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筲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搆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衛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

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
布販君鄺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
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
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
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
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
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鄖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
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崤之捷故
得推遷歲會頓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

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為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辠一也又攸之累營蓄兵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苞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姦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

户發上蟻聚郡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
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
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
三也去歲桂陽奇兵　起京師内變宗廟阽危
攸之任居上流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
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弱卒三千並皆羸老
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
何其平日輙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皇威
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

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皋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草芟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捶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

隔彼州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辠六也蒼梧狂凶嚚深桀紂猜貳外蕃鴟目西顧菑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秊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遄戮攸之豫禀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辠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内畿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辠

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崇授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憑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譴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釁此其大逆之辠九也攸之以谿壑之性含梟鴟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況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辠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

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毁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潡電奮發則霜野奔靁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稷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之焰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

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蕃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臣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擬於郢都則無以謝勠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儻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骼卷鐵之將煙騰飆迅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

下官位重分陜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
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
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
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
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
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
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
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
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

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

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尅城元琰逃
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
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
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一女
至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
喪還葬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
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吳興太守
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
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

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縈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卒攸之晩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將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

歡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眞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眞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眞無得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眞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録其母而去泰眞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算皆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

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

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録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録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

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
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
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
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
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
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
也廢帝之殯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
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

則敗箚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値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並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儼之詞也臧渙詣盆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惡或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閭望多闕奉義治流

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秊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